虞初志

虞初志二

虬髯客傳

唐　張說　撰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

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
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為
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為心不宜踞
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
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辯也一妓有殊色
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
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
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

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

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
若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
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
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
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屨數日亦聞追
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
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
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

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親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

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煑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

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
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
於是開革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
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
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
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
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
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

姓曰年幾歲僅二十曰余何爲曰州將
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
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
靜見之可也然兒何爲曰望氣者言太
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
計之曰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
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
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

欺人國無畏促轡而行承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許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裼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眞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旣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

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即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一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處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即道士

與虯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揖
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道士
對奕虯髯與公傍侍焉俄而文皇到來
精采驚人長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
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下棋子
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
矣復奚言罷奕而請去既出謂虯髯曰
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

為僉園其入於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
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以一妹同詣某坊
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
欲令新婦祗謁兼議從容無前却也言
畢吁嗟而去公策馬而歸即到京遂與
張氏同往一小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
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
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

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
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
櫛妝飾畢請更衣衣文珍異既畢傳云
三郎來乃亂髯緋帽褐裘而來亦有龍
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
人耳四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
食妓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
酒家人自堂東舁出二十牀以錦繡帕

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亂鬅因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贍何者欲以此世界求事當或龍戰三二十載建少功業會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眞英主也三五年內郎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材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以盛軒裳非一

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榮一妹遇陸之貴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予之贈以佐真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

乃爲豪家得以助文皇帝之貲遂匡天下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虯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由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

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耶

虬髯客傳終

右此傳本張燕公譔或曰杜光庭非也其事與唐史不合史稱大業十四年文皇年十八起義兵而煬帝以元年幸江都是時文皇甫六齡安得謂僅二十而有天子相乎

若以此爲十三年事則楊素之
亡已久且衛公嘗上高祖急變豈
能識天子塵埃中邪其爲子虛烏
有之說無疑矣說之豈其昧此特
故爲是舛繆以顯其寓言耶雖然
亦奇甚矣

柳毅傳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于涇陽者遂往告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

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
骨亦何能愧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
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壻樂
逸為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
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迨訴頻切又
得罪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欷
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
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

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通洞庭或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為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耶唯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耶女悲泣且謝曰負載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廻耗雖

疵焉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為異也然請問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兹帶束以他物然後叩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敘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倚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

為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為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數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齕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為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

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于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徒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

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
也夫曰此靈虛殿也請視之則人間珍
寶必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
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
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
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
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大經少選當
畢毅曰何謂大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

水為神畢一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為神聖發一燈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言語畢俄而宮門闢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跪而復拜君亦拜復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

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
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
遊學於秦昨下第閒驅涇水右涘見大
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
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
念以至於此悲泗流漓誠怛人心遂託
書於毅毅許之今已至此因取書進之
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

罪不能鑒聽坐貽聾瞽使閨窗孺弱遠羅構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啼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責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為錢塘長今則致政矣何故不得知

日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褰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日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萬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鏁鏁牽玉柱千雷萬霆激繞其身霰雪雨雹

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安撫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為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雨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

差迫而視之漸漸開豁然而碧若青若赤
零淚如絲須臾紛烟凝其左紫氣飾其
右香霧環旋入于宮中君笑謂毅曰涇
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
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
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
立於君左右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
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

華為稚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
達遠冤不然者是為溼陵之士棄饗德
懷恩詞不諭心毅橋退辭謝俯仰惟睢
然後迴告說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
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
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遣
執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
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慙懼不知所

還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
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
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為是心也。誠不
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顯聖諒其
至寃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
如是錢塘復再拜坐定遂宿毅於凝光
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
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鼙鼓旌

旗劒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鈇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竪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于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

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
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墻雷霆一發
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
兮還故鄉齊言慙愧兮何時忘洞庭君
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
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
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滿鬢兮雨雪羅
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

來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闋洞庭君俱奉觴於毅毅踧踖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寃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

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詞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絲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没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洎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邪愚有衷曲一陳於公爲可則俱兖雲霄如

不可則皆與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賓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歘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懷五嶽洩其

憤怒復見斷鏁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盡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豈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

性窮百行文微旨雖人世賢傑有不如
者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然之軀悍然
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其
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之一甲之間然而
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
之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
聞正論向者詞述狂獷搪突高明退自
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間也

其夕復讌宴其樂如積毅與錢塘遂爲
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
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等悉出預會夫人
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
媿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
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
日乎毅其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
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

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出途
山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
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有
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為
莫如遂娶于張氏而又娶韓氏數月韓
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或求
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
也父曰浩嘗為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

雲泉令則不知所在矣毋曰鄭氏前年
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世毋憐其
小惜其惠美欲擇壻以配焉文何姬哉
毅乃卜日就禮既而男女二姓俱爲豪
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
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
類于龍女而逸艷豐狀則又過之因與
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

甫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踰月乃禮飾換服召毅於簾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邪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為憶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毋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

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
其志復欲馳自於吾人值吾人累娶張
韓二氏理不可遣迨張韓繼卒君卜居
于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為心矣誠不意
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
咽泣良久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
重色之心余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
婦人匪薄不足以懽厚永心故因君愛

命以詭嚴質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
不能自解蠢附書者更笑譏要因他自
歸涧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
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秦發請於
君君固不許君殆誠將不可邪柳忿然
邪君集其語之殺固似有命者僕嬪見君
於長途之翺撙抑憔悴誠有不乖之志
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宛餘無及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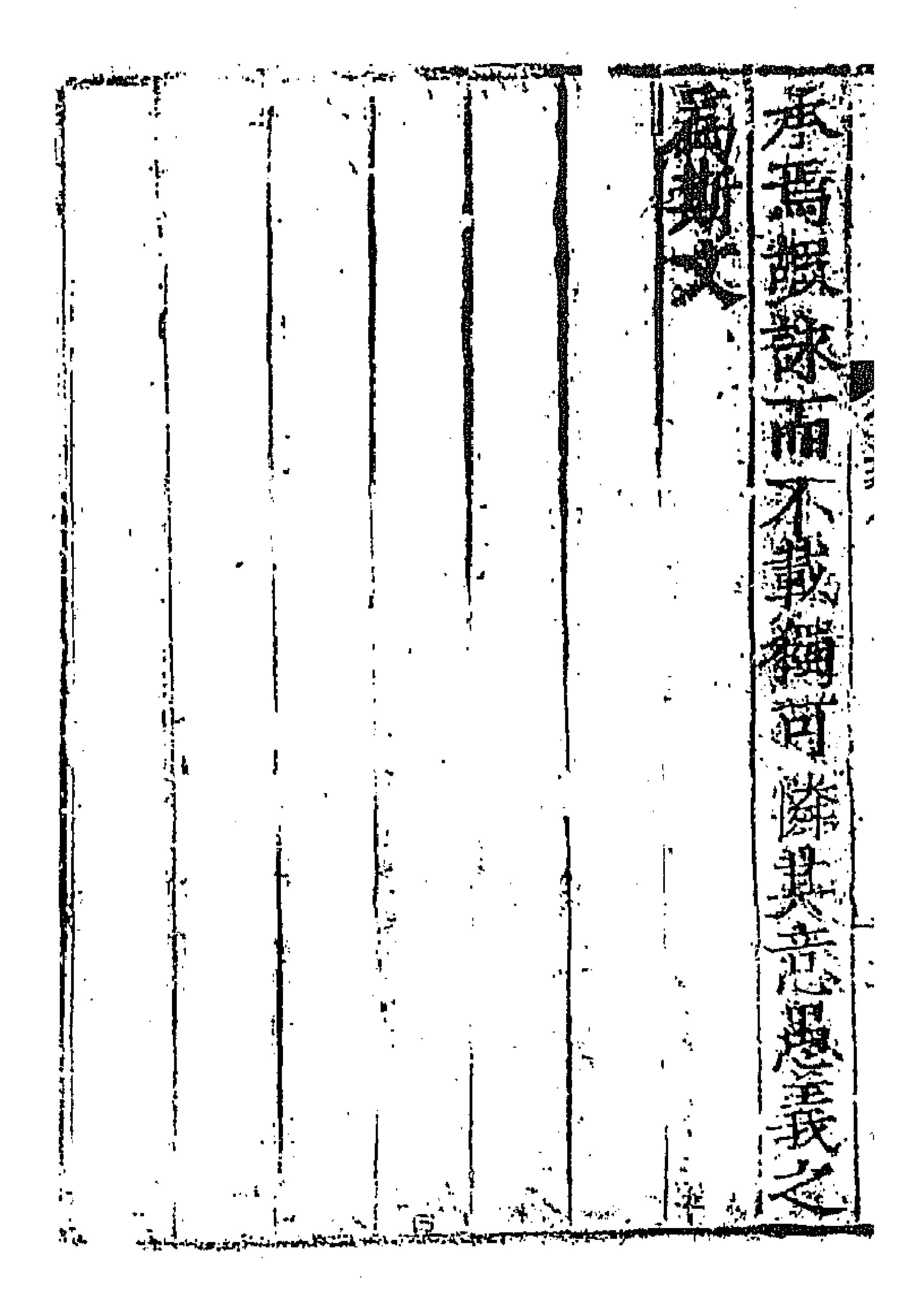
言愼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操貞爲志尙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胷臆醻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别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

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無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巳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徙

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穀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感泊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穀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代莫知跡至開元末穀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

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蝦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蝦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蝦於砌持蝦手曰別來瞬息而何髮毛已黃

椵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教因
出藥五十丸遺椵曰此藥一丸可增一
歲耳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自覩之狀
歡宴畢椵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
椵常以是說告于人世殆四紀椵亦不
知所在隴西李朝威敘而歎曰五虫之
長必以靈者别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
虫洞庭含納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



秉焉擬誅而不載猶可憐其意愚義之

爲勸文

紅線傳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其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淦陽爲鎮命

嵩固守捍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
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
男又遣嵩男娶滑亳節度使令狐章女
三鎮交爲姻婭使使日浹往來而田承
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
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
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
而厚其御養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

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
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
閉杖策庭除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
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
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
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其語異乃曰
我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
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旦失

其疆土數百年勳伐盡矣然無日此
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
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二
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
書其他即待某却廻也嵩曰然事或不
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
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飭其行具乃梳
烏蠻髻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

輕履首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一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即紅線廻矣嵩喜而慰勞問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合為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三刻即達魏城凡歷

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傳呼風生其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露一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

勞擒縱只益傷嗟特則燃炬煙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器交羅或頭觸屏風鼾而嚲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吾乃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臺銅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酧德聊副於依歸所以當夜漏三時往

遂悲宿逕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減其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遣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枕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撾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怛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因狎以宴私

多其錫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匹名馬二萬匹離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爲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擅指使敢議親姻彼當捧轂後車來在麾鞭前焉所置紀綱外毫覓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箇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

生我家今於危往又旁賴於汝豈可議
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
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
忽患蠱癥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
中二子俱斃是某一擧殺其三人陰力
見誅謫爲女子使身居賤隷氣稟凡俚
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
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況國家建

慶且無疆此即違天理當盡殲咋生
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
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在其
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
本形使當遁跡塵中棲心無外澄清一
氣生死長有當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
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當知
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友夜宴中

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

長恨傳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
歲久勌于旰食宵衣政無小大始委於
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
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
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
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
婦熀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

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恍若有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于壽邸既笄矣鬒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

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册爲貴妃半后服用繇是治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岳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眄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獨能致是蓋

才知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為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為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為門楣其為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

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
兵向闕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
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
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
謝天下國忠奉氂纓盤水死於道周左
右之意未慊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
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
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蒼黃展轉

竟就絶於尺組之下旣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兇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内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顔不怡左右歔欷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

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嚮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

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于時雲海沉沉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屛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

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拆其半
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
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
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乞當時一事
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
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
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
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

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燔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復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

不文人湘亭雅自安難自書再徵諸選

奏太上皇皇必嗟悼久之餘其國史至

憲宗元和元年盩厔縣尉白居易為歌

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作傳冠於歌

之首目為長恨歌傳居易歌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

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

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迴眸一

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寢無暇。春從春遊夜專夜。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

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

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
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峨嵋山下少行人。
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
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
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
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
空死處。君臣相顧盡霑衣。東望都門信
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

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
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
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
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
飛思悄然。秋燈挑盡未能眠。遲遲鐘漏
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
華重。舊枕故衾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
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

能以精誠致魂魄。為感君王展轉思。遂
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
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
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
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
仙子。中有一人名太真。雪膚花貌參差
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
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

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邐迤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裡恩愛歇。蓬萊宮中日月長。迴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空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

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長恨傳終